

## 物理楼二楼那蹒跚前行的身影 ——追忆导师谢希德先生

资 剑<sup>†</sup>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上海 200438)

我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有两位，都是女性，一位是谢希德先生，另一位是张开明老师，有两位非凡的女性导师是我的幸运。

获得学位后，我也成为了教师，与两位导师成了同事，在复旦物理系教书；也成为了导师，带着学生乐此不疲地做科研，到现在鬓已星星，虽衣带渐宽，却也不悔。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转眼间，谢先生离开我们竟二十一年，今年三月先生就诞辰百年了。不管时光如何无情，可以卷走秋冬春夏、日月年华，却抹不掉流光刻蚀的印痕，那些无法忘却的情感，深深镌刻在内心孤零方舟之中，与我们相伴。

每当回忆起先生时，眼前会浮现很多画面，如蒙太奇镜头般，活生生一幕接着一幕。出现最多的一幕是先生柔弱的身影，在物理楼二楼有些幽暗的走廊上蹒跚前行，步幅虽小，却很坚定，一步接着一步，直到从走廊消失。



作者(前排左三)与导师谢希德先生(前排左二)、张开明老师(前排左一)合影

先生去世时，我将这悲痛的消息告诉家人，女儿那时四岁多，问谢奶奶去哪儿了，我告诉她谢奶奶去天堂了，是一个伟人。女儿抱着先生送的雪白的毛绒兔子，问什么是伟人，我想了一会儿答道，伟人是第一名，是冠军。

女儿第一次见先生，是半岁时从老家成都来上海。我带她去了先生办公室，先生抱起女儿，由于面生，女儿眼里噙着眼泪，憋着不哭，最终眼泪还是忍不住沿着脸颊流下，先生抱着女儿一边摇，一边说不哭不哭，俨然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女儿最后见先生是在华东医院，先生因癌症复发再次入院。女儿对病房里还未拆封的毛绒兔子感兴趣，先生说是外国朋友来看她送的礼物，现在不能给你，等外国朋友走后给你。我压根没把先生说的放在心上，女儿也很快忘了这事。令人完全没想到，不久先生托秘书曹佩芳老师把毛绒兔子带给了我。女儿很喜欢这个毛绒玩具，雪白雪白的，很精美，按脚底还能放出音乐，至今还放在女儿房间，虽然颜色随着时光流逝泛黄了，也早就发不出声音了。2004年夏天还带女儿去青浦福寿园，参加先生和挚爱丈夫曹天钦先生的纪念铜像落成典礼，女儿手捧康乃馨在铜像前的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的照片墙上。

先生与丈夫在身前就共同立下遗嘱，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先生的遗体告别会在龙华殡仪馆，仪式结束后王迅老师和我执弟子礼与先生亲属随车护送先生遗体去上海医科大学。一路上我们默默看着先生，无语凝噎，时空仿佛停滞。送到后我们给先生深深鞠了一躬，眼睁睁看着先生在眼前消失。先生与丈夫身前贡献了很多，身后还奉献遗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含义莫过于此。先生与丈夫在福寿

2021-03-18收到

<sup>†</sup> email: jzi@fudan.edu.cn

DOI: 10.7693/wl20210404

园墓地里的骨灰盒，里面或许只有一缕头发，或许什么也没有，他们留下的是那些远远超越有形之物的东西。

先生是异常坚毅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坎坷磨难，从六十年代中期乳腺癌发病开始，已经与癌症抗争了三十多年。先生最后一站是华东医院，病房里有电话、传真机和笔记本电脑，去医院看先生，经常看到先生手捧笔记本电脑忙碌着。最后一次去医院见先生是先生离世前不久，先生病已很重了，身上插满了管子，说不出话，也不能动。我握着先生的手，问先生还认得我否，先生眨了眨眼，从先生眼里感觉先生似有好多话想说，还隐约感到先生在捏我的手，这一刻，让人内心分外沉重和伤感，唯有内心默默祈祷，不要让先生受那么多的痛楚。

先生办公室西面墙上挂着美国画家 Leon Golub 的《异端者尖叉》(The Heretic's Fork)石板画，正对着办公桌，抬头出现在眼帘的就是这幅画。异端者尖叉是中世纪异端裁判所使用的臭名昭著的酷刑工具，两端带尖叉的铁棒中间套一个项圈。画中异端者颈项套着项圈，双头铁叉一端顶着下颚，另一端抵住喉窝，头部变形扭曲的异端者露出难以言表的痛苦。画面只有黑红两色，非常有视觉张力和冲击力，让人震撼。整个办公室墙上只有这一幅画，先生平时展示出来的与这幅画的风格反差实在太大，当时阅历尚浅的我对先生特别喜欢这幅画多少是有点困惑的。

先生两岁时，父亲只身赴美留学攻读物理学，再见到已是三年后，父亲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先生四岁时，生母因伤寒离世，与信仰基督教的祖母相依。十七岁时，先生患股关节结核，休学四年，留下了伴随终身的腿疾。先生违背父亲意愿于1952年回国，从此天各一方，至父亲在台北去世，四十多年未能见到，燕尽书难寄，也没书信来往，这是先生遗憾终身的痛。先生“文革”初身患乳腺癌，竟也未逃脱这场空前浩劫的冲击，被戴上牛鬼蛇神帽子，隔离审查，关牛棚，下放农村，先生与丈夫身心都遭受种种折磨和摧残。我们生命中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尖叉”，

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是屈从，忍受，逃避，还是面对，不屈，抗争，任何选择都不轻松，也非好坏、对错、得失这么简单。遗憾的是，已经没有机会和先生探讨这些，以及各自对《异端者尖叉》这幅画的理解了。

1994年底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大学后，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先生非常爽快答应写推荐信。不料，先生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的丈夫去世。我请先生就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我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先生在丈夫追悼会的次日，就把推荐信给我，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并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先生是在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中写这封推荐信的，我没齿难忘。

表面室老师每当新春来临前要一起去先生家，给先生拜年。记得有一次人很多，客厅坐不下，去的都是我老师辈，与先生道了祝福后我去厨房间与先生的老保姆聊天，没有想到老保姆的话让我异常吃惊。老保姆年纪也大了，儿子想要母亲回老家颐养天年。先生唯一儿子一家在国外，自丈夫去世后，更加孤寂，老保姆说先生可怜啊，舍不得离开先生，说离开了先生一个人怎么办呀。先生回老保姆的话更让我震惊，先生说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平常我们看到的多是先生高光的一面，而隐在高光背后的是我们没见到的苦的一面。人生本来就是酸甜苦辣的叠加，悲喜交织，苦甜纠缠。临走道别时，老保姆说了几次你们要多来看先生啊。

先生待人以诚、以真、以平等、以包容，这是先生受爱戴的原因。与先生第一次交谈前心里是有点惴惴不安的，但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与先生交谈有沐浴春风的感受，从此在先生面前便没有一点拘束。先生批评人也是心平气和的，但总有一丝不怒而威的气势，使你不得不服。先生带的学生几乎都做电子态计算，唯独我有点另类，做的是声子态理论，在我遇到困难和困惑时，先生总是给予非常及时的鼓励和帮助。攻博是我人生最用功的阶段，经常通宵达旦地推导公式、编写程序、上机计算、撰写论文，在两位导

师的悉心指导下，最终提前半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这完全得益于先生。第一次将英文文章给先生修改，几天后就拿到先生的修改稿，密密麻麻布满了先生手写的修改。我仔细琢磨先生的修改，遇到疑问或不解之处还跟先生请教、讨论，并将关键之处记下来，这样的过程使我论文写作和英文表达提升很快。

为提携后辈，1995年先生带我参加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召开的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还专门向与会的国际和国内同行介绍我，说这是我同事；我纠正先生，说我是先生学生，先生补充道，他是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我当时是相当吃惊的，当然也很感动。从学生时代起，与先生先后在声子特性方面合作了二十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纳米硅颗粒的拉曼位移理论，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已达500次，作为合作者心里还是满欣慰的。

从德国回复旦后，想转向新的研究方向，当时对光子晶体、蛋白质动力学和交通流感兴趣，也阅读了很多相关文献，并开始了初步研究。我很兴奋地向先生描绘这些新方向，想征求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先生说这些方向都很有发展前景，

但你不要同时开展这么多方向，要聚焦才能出好结果，我选择了光子晶体和蛋白质动力学，直到最后住院，先生在医院里给我的邮件还这么叮嘱。虽然在蛋白质动力学已经做了蛮有意思的工作，后来由于学生毕业的论文要求以及精力的原因不再继续，集中到了光子晶体及相关课题。自己认为，在这个方向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特别是在2003年完成的揭示孔雀羽毛绚丽色彩源于光子晶体的工作，也为人类的知识库添加了一点内容。文章发表后，《纽约时报》很感兴趣，派记者电话采访，最后以“科学家揭示了孔雀最美丽的秘密”为题发表。记得当时我正在日本东北大学金研所访问，采访结束后已是深夜，在步行回住处的路上，望着满天星星，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要是先生在就好了，一定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先生。

写完上面这些文字，眼角有些湿润，眼前也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搁笔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先生在物理楼二楼走廊上蹒跚向我走来，身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耳边同时传来先生轻柔的声音，资剑，你最好这样；资剑，你最好不要那样……。

## 追思——回忆母亲谢希德\*

曹惟正

打开2000年第2期《上海画报》，妈妈慈祥的笑容又展现在我眼前。“人生乐事在奉献”——七个醒目的大字，正是妈妈的座右铭和一生的忠实写照。她把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献给了上海的建设事业，献给了她工作了48个春秋的复旦大学，献给了和她同甘共苦几十年的父亲。最后，为了人类能早日攻克癌症，她又

将自己的遗体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

### 为祖国的半导体事业奠基

1952年，新中国诞生不久，妈妈和爸爸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心一同从国外回到中国。爸爸到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任职，妈妈也开始了她在复旦大学的教学生涯。

到复旦后，妈妈马上就担起多门基础课的教学任务，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教材不全，妈妈自己编写讲义、讲课、改作业、改考卷。在开设

2021-03-18收到

DOI: 10.7693/wl20210405

\* 本文原载于《谢希德文选》、《追思 谢希德教授纪念文集》。